# 一位老英雄的初心本色

**“和牺牲的战友相比，我有什么资格张扬呢”**

　　南方的天湿润、雨绵密，记者来到湖北恩施来凤张富清的家。这是一幢五层高的单位宿舍，楼体已经有些破旧，青苔偷偷钻进水泥墙的缝隙，白色的墙壁呈现斑驳的青色。

　　楼下空调店的小姑娘见到记者，主动问起：“是不是来找张富清的？”

　　从去年年底起，张富清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

　　起因是县里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要求，开展的退役军人信息采集。县信息采集员聂海波清楚地记得，那是2018年12月3日，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健全怀揣一个红布包裹，来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。当张健全小心翼翼打开包裹，聂海波顿时充满了发现宝藏的惊喜。包裹里是3枚奖章、1份西北野战军报功书、1本立功证书。立功证书上，一行钢笔字写着：“张富清在解放战争中舍生忘死，荣获西北野战军军一等功一次，师一等功、二等功各一次，团一等功一次，两次荣获‘战斗英雄’称号。”

　　经验告诉聂海波，这些不是一般的战功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“没想到在我们来凤，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；更没想到，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从未主动吐露任何立功受奖的信息，甚至是对自己儿女。”聂海波感慨。

　　这个湖北西南端的小城震惊了。

　　张健全说：“平时父亲从来不说这些。”

　　原县科委主任田洪立说：“我和他一起共事多年，张富清都不讲他当兵的事。”

　　县巡察办主任邱克权知道张富清的事后，翻阅了来凤县志，没有找到相关记载：“这样一个英雄，怎么成了‘无名’人？”

　　张富清的事迹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。看望的、慰问的、采访的人们纷至沓来，涌进了张富清的屋子。

　　“这么多年，立功的事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，连孩子都不告诉呢？”记者问张富清。

　　95岁的张富清看向房间的角落，思绪飘到远方，眼睛湿润了，“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一个排、一个连的战士，都倒下了。他们对党忠诚，为人民牺牲。和牺牲的战友相比，我有什么资格张扬呢？”张富清哽咽了，“那些牺牲的场景，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印象里……”

　　1948年3月，出身贫苦的陕西汉中洋县人张富清光荣入伍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一名战士。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，张富清担任的是最危险的突击任务。6月，张富清在壶梯山战役中任突击组长，攻下敌人碉堡1个、击毙敌人2名、缴机枪1挺。7月，他在东马村带突击组6人，扫清敌人外围，占领敌人碉堡，给后续部队打开缺口。

　　1948年11月27日夜，陕西蒲城的永丰战役打响，战斗异常惨烈，官兵伤亡惨重，“一夜之间换了3个营长、8个连长”。作为突击组的成员，张富清带两名队员通过地道接近城墙，抠着墙砖缝隙攀上城墙。他第一个跳下4米多的城墙，敌人迅速包围了上来，他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，敌人倒下一片。突然，他感觉头部被重重地砸了一下，用手一摸，头顶一块头皮翻了起来，鲜血流了满脸……顾不得自己，他匍匐逼近敌人的碉堡，用刺刀刨出一个土坑，将捆在一起的8颗手榴弹和1个炸药包放在一起，拉下手榴弹的拉环，迅速撤离。一声巨响，碉堡炸飞。趁着硝烟弥漫，他爬向另一座疯狂扫射的碉堡，用同样的方法，将碉堡炸毁。敌人多次组织反扑，张富清一直坚守，直到部队进城。

　　战斗胜利结束，张富清再也没有见过突击组另外两名战友。

**“勇于从自己开刀，才能开展好工作”**

　　馒头、白开水，张富清一天的生活，是这样开始的。锅里蒸腾的白色水汽与微微熏黑的厨房天花板相映衬，在这间上世纪80年代的屋子里弥漫。

　　泛黄的窗台、剥落的墙壁，床、书桌、柜子等几件家具，这是张富清离休后待得最多的地方。早晨起来，他看看国际新闻，因病截肢后，他坚持下楼锻炼，和老伴一起买菜，中午带个粑粑回来当中饭。午休后阅读人民日报，晚上准时收看《新闻联播》。

　　家里的拖把，是张富清把旧衣服剪碎后自制的，餐桌是他用一条凳子加木板拼成的。书桌上，两本翻掉封面的新华字典，被他用透明胶补了一道又一道。多年来，张富清坚持用字典学习，他笑称这是“无声的老师”。桌上还有一本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》，在书的第110页的一段文字旁，他写下：“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，加强党性修养，加强品格陶冶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干事，清清白白为官，始终做到对党忠诚、个人干净、勇于担当。”

　　个人干净、勇于担当，他是这么要求自己、也是这么要求家人的。

　　上世纪60年代初，张富清在三胡区担任副区长，按照国家拥军优属政策，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公职人员。自然灾害时期，党和国家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，全面精简机构人员，张富清率先动员妻子，辞去公职，从供销社下岗。孙玉兰回忆：“他对我说，要完成任务，领导自己要过硬，勇于从自己开刀，才能开展好工作。”

　　当保姆、喂猪、捡柴火、做衣服……几个孩子嗷嗷待哺，副区长的妻子为了贴补家用，把能想到的活，几乎都干了。

　　“你能理解丈夫吗？”记者问孙玉兰。

　　孙玉兰太了解丈夫了，这么多年，张富清的头上还留着疤痕，腋窝被燃烧弹烧伤，多年后还是一片焦黑，牙齿被炮弹震松，早就脱落。也只有孙玉兰知道，张富清有一把衣柜钥匙，衣柜里锁着他的赫赫战功。

　　永丰战役中，张富清因作战英勇、贡献突出，荣立军一等功，赢得“战斗英雄”称号。

　　永丰战役后，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到连队视察，他握着张富清的手说：“你在永丰战役表现突出，立下了大功。”张富清很受鼓舞：“作为一名革命军人、一个共产党员，我做了应该做的，完成了任务，组织上给我这样大的荣誉，我非常激动。”

　　1948年12月，一封报功书送到张富清的家中。报功书写道：“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，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六连，任副排长。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，荣获特等功，实为贵府之光、我军之荣。特此驰报鸿禧。”

　　1950年，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《解放大西北人民功臣奖章条例》，张富清因为功勋卓著，被授予“人民功臣”奖章。

**“我还有一条右腿，还可以站起来”**

　　31步，是张富清从床头到客厅的距离。

　　25级台阶，是张富清从家里二楼到楼下的跨越。

　　截肢后，这是张富清最熟悉的路线。

　　88岁那年，张富清因左膝盖脓肿，多地治疗不见好转，只得截肢。他自嘲地说：“战争年代腿都没掉，没想到和平时期掉了。”

　　张富清决心已定，要站起来，不给人添麻烦。“我还有一条右腿，还可以站起来。”伤口刚愈合，他便用一条独腿做支撑，沿着病床移动，后来慢慢扶着墙壁，练习走路。每一趟下来，汗水把衣服浸透。有时走不好，还容易把自己弄伤。家里墙上，还有他受伤留下的血迹。

　　就这样，张富清在近90岁的年纪，又一次站了起来。他在助步器铁杆上，架了一根三指宽的木板，用木板固定残腿，用另一只脚支撑走路。他自己洗澡、种花、做饭，有时嫌家人卫生做得不好，他还要再打扫一下。儿女们劝不住他，看着他艰难的样子，只得红着眼睛，用毛巾垫在他的背上，为他吸去汗水……

　　在子女们的印象中，父亲一直用行动默默影响他们。张富清常跟他们说：“我没有本事，也没有力量给你们找工作。我是国家干部，要把位置‘站’正。”

　　大儿子张建国当初有一家国企招工的机会，张富清得到消息，却动员儿子下放林场当知青。“如果我照顾亲属，群众对我怎么看？对党怎么想？”张建国在酉水之滨的扎合溪林场住茅棚、开荒种地、造林植树，一干就是好几年。

　　小儿子张健全记得，那年高考没有考好，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，鼓励他沉下心来学习，他后来考上了师范学院。“得知消息那天，父亲特别高兴。”

　　张富清的四个子女，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，两个儿子成为县里干部，一个女儿成为医院职工，均通过全国高考、公开招考等方式，没有一个在父亲任职过的单位工作。

　　只有一条腿的张富清，“站”得笔直、挺拔。

　　今年3月2日，新疆军区某红军团、张富清当年战斗的部队，专程派人到来凤，看望张富清。当将士们走进屋子，张富清硬生生用一条腿站了起来，用最标准的姿势，敬了军礼。

　　一旁的张健全难掩激动，写下当时场景：“部队来人了，老兵心中掀起波澜，面对军徽，老兵用一条独腿坚强站立，缓缓举起右手，庄严行上军礼……”

　　1949年，张富清随队从陕西出发到新疆作战，歼敌骑兵、截击逃敌。渴了，喝雨水雪水，饿了，用钢盔做饭盆，边行军边抓着吃。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，从收音机里得知消息，整个部队都沸腾了，张富清非常高兴，虽然不能到天安门广场亲眼见证开国盛典。在他心中，“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、为劳苦大众的，能带领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！”

　　1949年冬季，张富清随部队徒步穿越戈壁到喀什。冬季寒风刺骨，茫茫大漠缺水断炊。狂风骤起，沙石铺天盖地，战士们手挽着手，拽着马尾巴，顽强地继续前进。

　　1953年，中央军委从全军部队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连职以上军官到北京集中，准备入朝作战。从喀什到北京，漫漫长路，张富清和其他战士大都靠步行，双脚皮开肉绽，口鼻经常流血，历经两个多月。到达北京后，朝鲜战争局势缓和，军委便决定对这批部队骨干进行文化补习。从此，张富清努力学习知识，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的“新长征”……

**“党的干部，哪里需要就去哪里”**

　　张富清家的阳台上，整整齐齐排列着12盆仙人掌。花盆是他用一个个小青霉素瓶围成的，一个盆身围4圈小瓶，再用水泥浇灌。他每天松土、浇水、去虫，仿佛是将士检阅整装待发的士兵。

　　这些仙人掌，也映衬着老人的品格。转业后，张富清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、社会主义建设、改革开放等，参与见证了70年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发展历程。他先后在粮食局、三胡区公所、卯洞公社、外贸局、建设银行等单位工作。

　　张富清的心中，也不是没有遗憾，刚到来凤时，他在粮管所任职。张富清一头扎到工作中，日夜加班。因为太忙，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，每每想起，他还是会难受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，工作任务重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、革命军人，绝不能向组织提要求，干好工作，就是对亲人最好的报答。

　　百福司的百姓，至今记得张富清修的一条路。地处湖北与重庆交界处的百福司，山清水秀，可它的前身高洞管理区，全部村寨都在四面悬崖的高山界上，土连土、田连田、山连山，“办事靠走、喊人靠吼”。张富清听说后，主动来到这里，一边领导生产，一边利用农闲时间，集中力量修路。原卯洞公社党政办主任杨胜友回忆，修路中遇到很多难题，张富清与大家一起抡大锤、打炮眼、开山放炮，和大家一起手挖肩抬。2年多的时间，他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，使海拔1000多米的高洞终于通了公路！

　　建行的员工，在日常点滴中感受老行长的精神境界。现任建行来凤县支行行长李甘霖提到，张富清眼睛有白内障，需要植入人工晶体。手术前，行领导特意叮嘱，张老是离休干部，医药费全额报销，可以选好一些的晶体。医生给他推荐了7000多元到上万元的产品，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，也选了跟他一样最便宜的。

　　李甘霖问他，为什么不选好一点的？老人笑了：“现在吃的用的都很好，我很满足自己的生活。我不能再为国家做什么，能节约一点是一点。”

　　1954年，张富清从军委航空速成中学毕业。作为战斗英雄和中央军委培养高级干部学校的学员，张富清可以有多种转业选择，可以留在大城市工作，拥有更多发展的机会，可以回到陕西老家，给母亲尽孝。但张富清一句“党的干部，哪里需要就去哪里”，便主动选择了湖北最偏远的来凤。

　　1955年，他佩戴3枚奖章，拍了一张照片，年轻的面庞露出微笑，目光中透着坚定，然后他把鲜血换来的荣誉，用一块红布紧紧包好，放进一口棕色的旧皮箱。从武汉出发，沿着长江，顺着山路，他一路向西，来到“一脚跨三省”的来凤。他背着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行囊，就像一名普通的转业军人，脚踏大地、扎根人民。（摘自人民日报）